

馆藏
全本

常杰森

著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六部】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武侠小说名著馆藏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六部)

常杰森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七十四回

三侠头探蓬莱岛 童林遭险鱼骨寺…………… (1)

第七十五回

二侠客求援天险庄 胜陶然被囚蓬莱岛 …………… (21)

第七十六回

太平庄富贺段三结义 图大业富保臣入蓬莱 …………… (60)

第七十七回

段红亮拒辅英王 济世侠夜审段夺…………… (109)

第七十八回

富昌重信释胜裕 燕普火烧太平庄…………… (152)

第七十九回

三庄兵联合打蓬莱 济世侠战船败四猛…………… (175)

第八十回

董瑞奋战了因僧 四龙倒戈叛蓬莱…………… (228)

第八十一回

捉刺客救驾受封 散家财辞官行侠…………… (247)

第八十二回

生铁佛作恶被杀 西方侠失算受缚…………… (291)

第八十三回

厉胆侠为妹订亲 金莲花搭救灵仙…………… (320)

第八十四回

蓬莱卧底凤岐招驸马 洞房杀妻脱险离剑山………… (354)

第八十五回

皇宫院化图盗宝灯 玉皇观凤岐战恶道………… (387)

第八十六回

兑金镯员外被诬入狱 习武术牛和还乡报仇………… (444)

第八十七回

鱼龙变化访侠收义子 桂氏兄弟除恶遭残害………… (495)

第八十八回

智亮战寇得宝刀 剑侠被诬入囚牢………… (540)

第八十九回

宋品秉义搭救太平侠 董乾舍身大战天王殿………… (587)

第七十四回

三侠头探蓬莱岛 童林遭险鱼骨寺

话说童林等计议停妥，准备夜间前去探岛。老四位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霎时间，杯盘狼籍，连喝带谈天可不早了，堪堪红日西斜。褚爷整理饭菜，大家用饭已毕，秉上灯烛，稍微休息片刻，褚爷这才收拾。工夫不大，收拾已毕。把自己身上的衣服整理整理，可也没穿别的，半截蓝布裤半截蓝布褂，脚底下洒鞋白袜，打着裹腿，绢帕包头，鬓边打着麻花蝴蝶扣，背后背好了一对双拐。三侠收拾齐毕，屋里头止了灯烛。褚爷背起一个包袱来，三侠走出来屋门倒带。褚爷头前带路，后面三侠跟随，出离了三十六户渔父村，来到了长林。四位英雄隐住身形，褚爷低言悄语。叫那一位辛苦一趟，到外面观看，四外可有什么动作没有，我在里面收拾浮江莲花舟，好渡你们入岛。明爷点头叫道：“二位贤弟稍候，我到外面观看。”说着话走出树林，扎撒臂膀各处观看，看够多时，并无人踪，但见濛濛的月色，不断来往的浮云，江水滔滔声如牛吼。明爷看罢，并无什么动作，将才回到树林里面，再一看褚爷已然把包袱打开，莲花舟安置齐毕。但是见这支舟船，长下里约有一丈多，宽下里也有二尺多，把上面十二根螺丝棍上好，下面的布桨，后面的竹舵，旁边拴着一根绒绳，正当中还有一个轮子。只要舟浮水中，一抱当中这个轮子，舟自行走，就仿佛鸭行水面，三侠观看无不称奇。就见褚爷把包袱围在了腰间，叫了一声三位帮个忙，把莲花舟搭到江中，

三侠点头，搭起莲花舟，放在江中。褚爷手拉着缆绳，虽然这船是布的，用油油过，放在水面上漂漂荡荡，甚是可爱。褚爷手中拉着绳子，叫了一声三位，那一位首先登舟。童林心说这布舟在大江之中，异常危险，我当首先一试，想罢抱拳说道：“二位兄长，小弟抢先了。”把话说完，垫步拧腰一纵，跃到了莲花舟的正当中。童林觉脚下莲花舟底下一软，只可一提气，摇动了身形，将然站稳就听明灯说道：“兄弟站稳了，愚兄登舟。”说着话垫步拧腰一纵，纵上了莲花舟。童林赶紧把身形一撤，哥儿两个得两头趁着，要不然堆在一处，就许把舟翻了，他们又不通水性，那个危险可就大了。哥儿俩一头趁一个，石爷看得明白，二位贤弟已然登舟，自己晃身也纵到了舟的当中。莲花舟在江中荡悠悠，褚爷手拉缆绳，低言说道：“三位站稳我要登舟。”把说话完，带着缆绳纵到了舟中，手扶着舵轮荡悠悠船往前行。三侠一看这般光景，好不自在。书不可重叙，要说够奔凤眼孔，那是褚爷的熟道。舟往前行，约在定更多天，已然来到了凤眼孔下。三侠观看这座山，生来的险峻，峭壁凌云，悬崖陡立，令人望之生畏。褚爷手拉着缆绳，晃身弃舟登山崖，低言悄语，说道：“三位侠客已然来到凤眼孔，请你们三位登岸。”三侠听到这里，各自晃身形纵下了莲花舟，来到山崖借着朦胧月色，观看山石嶙峋，陡壁当前，下临於水。童林性急遂问道：“老哥哥，但不知那里是凤眼孔，望求你老人家指示。”褚爷连连摆手，叫了一声三位侠客且慢，要问凤眼孔用手一指正西，有个大山窟窿，被水浸着一半，遂说道：“那就是凤眼孔，你们三位要打算前进，可要留神，孔口在正西，你们靠着西南走，躲着水道，里面道路不平，盘旋周折而上、只要走出一里多地，可

就到了岛内，你们三位到里面再施展飞檐走壁，陆地飞腾夜行术进岛，我可有一句话嘱咐三位，你们弟兄入岛，我在此处等候，只等到三更，千万别过四鼓，倘若天光一亮，再想逃出虎口，势比登天。”童林点头，三侠收拾俐落，绕走凤眼孔的西南，可就走下去了。未走之先，褚凤巢再三嘱咐：“无论如何千万别在里面涉险，不过看看其中大概而已。万不可过三更回来，倘若是贪功妄动，想出凤眼孔那就算是妄想了，到了那个时候，可别说我不厚道，我也不能在此久候、当然自回渔父村。”三侠听罢这些话，明照远石永杰老二位，都是谨言慎行之人，人家说什么就听什么，惟有这童林可就不然了。但是童林有童林的心思，他想只要你把我带到蓬莱岛我就不怕了，凭我腰间宝剑，也别说岛内不发现什么障碍，就是有些个消息埋伏，凭我掌中宝刀，那也算不了什么。他把主意拿定，往前行走。二位老侠只可在后面跟随，绕走凤眼孔一矮身蹿入孔中，顺着孔道前进。三侠此来也算是天意该着，真要是遇不见褚爷，别说是这三位，就是再比他们身分高出百倍，也难以进剑山蓬莱。将然进了凤眼孔往里走，里面黑暗异常，脚底下坎坷不平，三侠拢住目光往前行走，童林由打腰间取出来秋风落叶扫，把软鞘掖至在腰间，手中擎剑往前行走。双侠一看童林这番举动，倒也佩服，别看童林年轻，做事也还精细。宝剑不撒恐怕有了动作，临时措手不及，撤出来又怕剑光四射，被人看见，他手中擎剑以身遮蔽，这个地方可算心细。走了工夫不大，隐隐见前面有了光亮，童林心中明白，准知道绕出了凤眼孔，这就算到了蓬莱岛里面，自己心中欢喜，又走一会儿，来至在亮光地所在看了看，自己可没敢骤然打里面往外纵，自己听见老师常谈，大凡占山

之人，都有打更的，这个打更的还不得一样，有明更暗更坐更几种分别，明更易躲暗更难防，倘若是被暗更窥见，暗含着报告聚议厅，回头里面调遣各路的喽兵，把来人一围，到那时想逃离万难，故此自己不敢冒险，遂探头缩脑借着外面的亮光四外观看，看了好半天，倒是没有什么动作，他叠腰用力往外一纵，纵出了凤眼孔外，足有一丈六七尺，站稳身形背剑手打凉棚往各处观看，看了看一轮明月，悬於空中，照得碧澄澄山梁，四外乱山朝拱，全都是陡壁悬崖，树木丛生并不成行，显出来荒山空谷的幽僻景致。童林看着这般光景，暗说这般风景胆小的来到此处，固然可怕，英雄到此实在可爱。想到这里，后面明石二位已然来到近前，低言叫道童林贤弟：“千万不可冒险耽延时间，省得叫外面褚老英雄等候着急。”童林点头，叫声：“二位兄长不必嘱咐，咱们再往前走一程，然后回归不迟。”双侠无法，只得后面跟随，三侠顺着山崖蛇形的小路往前行走，盘旋周折一步高似一步，走了好半天，隐隐听见里面梆鼓齐敲，天交二更，双侠后面叫道：“海川，别往前走了，咱们由打此处走回去，天可就够了时候了，跟随褚凤巢回归渔父村，再设法聘请高人入岛不迟。”童林闻听点头说道：“二位兄长看见了没有，前面有一道山岗，地势高耸，咱们走到岗上，站住各处观看，回头再走不迟，你们二位看着怎么样？”双侠不肯深拦，知道海川那个脾气，性情暴躁，秉性刚强，倘若用言语激恼了，倒许出了意外，故此不敢深说，只得跟随前行。三侠施展夜行术，行走如飞，眨眼之间来在山岗的上面。站住身躯这个地方比别处高，是一个大鹅头峰。童林那个心思，打算站在鹅头峰上面往各处观看，那个意思是要看看天王殿在那里，军师府大帅府设在何

方，何处险要那里幽僻，全都看明白了，他还要在岛内作一件骇人听闻擎天动地的大事，叫一千的侠客英雄，佩服自己，不枉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他心中正在思索之际，这个地方是亲三分相，是火热似灰，明照远跟童林是亲师兄弟，如同手足一般，他恐怕童海川贪看不已，时刻延迟长了，褚爷等的不耐烦，自回了渔父村，就让我们弟兄三人有通天本领，怎奈水性不通，也出不了剑山蓬莱岛，到那时岂不要束手被擒。想到这里叫了一声：“师弟，别看了，天可不早啦，咱们该回去了。”童林正然看得出神之际，听师兄叫他回去，只得答应一声好，将然说了这一个字。就见面前猛然间，来了一个黑影一晃，行走如飞，脚程甚速，不但童林看见，就连后面的双侠，也看得明白。

童林看见这条黑影心说不好，这一定是岛内巡山之人，他既然行走如飞，必然看见我们踪迹，当然是报告天王殿，或是军师大帅两府，如果派人前来有许多不便，倒不如赶上前去，将小辈拿获，问个长短有什么话回头再说。想到这里并未发言，左手背剑一矮身追下这条黑影去了，双侠在后面看着暗说不好，童林这个脾气，贪功太急，倘若追赶黑影，从中有意外，应当如何，双侠只急得顿足捶胸不表。单说童林看见黑影，他那里肯舍，紧紧追赶。童林辨了辨方向，黑影够奔的是西北方，童林追了有吃杯热茶的功夫，相离黑影有两丈远近，童林就是一怔暗想道，就凭我童林脚程也不是我自夸，怎么会连一个巡山的喽兵也追不上，看起来剑山蓬莱岛果然名不虚传，实有高人。自己越想越挂气，脚下用力，霎时间再一看相隔黑影约在一丈有余，童海川心中高兴，精神振作未免脚下更快，一看相离黑影仅有六七尺，把手中宝

剑一横往前一蹿，剑压黑影的左肩头，最可笑的就是一节，贼人被剑压住肩头，连头也不回，这可应了俗语叫瞑目等死，想到这里宝剑用了个拔草寻蛇的招术，手中一用力鼻孔拊气，耳轮中就听嘎喳一声，咕噜一滚，童林听着这个声音，就是一怔，仔细留神观看，直吓得毛骨悚然，原来这个人不是真的，用木头做成的自行人，脚抵下有两个轂轳，下面有弦槽，脊背后头有上弦的螺丝。童林这一怔，可就想起当年双侠夜探玲珑岛被困镇海川，老哥哥司徒朗摆设各种消息埋伏，滚刀绞刀转轮刀，各种小巧机关，走轮转弦也是假人，把我引至在里面，有心捧钺自刎，多亏我的恩师赶到，不然焉有我的命在，今天又是假人引诱，难道说还有第二镇海川吗，适方才我就不应当追赶，倘若是被假人把我引至在机关里面，我是插翅难逃，幸亏我的脚程快将他追上，一剑将他砍倒，若不然他还不一定把我引到何处。有心回去寻找二位老哥哥，顺凤眼孔出岛，回归渔父村，天时已然不早，恐怕褚凤巢已走，倒不如我顺着假人地下的弦槽，倒要看看他走到那里算完。自己越想越有理，遂把主意拿定，有意顺着轨道往里面走，猛然间听见前面有人乐，这个乐和普通乐不同，那个声音，是於鼻孔之中，往外哼嗤。童林闻听这个声音，抬头观看，面前一人一边走，一边回头，童林看着这般光景生疑，不问可知这也是两个假人，今天展展威风，凭我手中秋风落叶扫宝剑，把这些木头人砍倒。主意拿定，紧紧追赶，将然一哈腰走路带风，已然相离两个黑影约在一丈来的，童林放心大胆，那个意思还要追上用剑砍倒。将然在出神之际，就见黑影背转身形，每人手中摆着一条军刃，头前这个人身高约在五尺，身上穿青绸子三串吞口夜行衣，兜裆裤胸前勒着十字绊，脚

底下穿洒鞋，打着裹腿，绢帕罩头，鬓边打着麻花蝴蝶扣，背后背着一个空刀鞘，后面跟着这一个身量略微矮点儿，项短脖粗也是青绸子三串吞口夜行衣，兜裆裤，借着星月之光，看得明白，环眼狮鼻，大嘴唇薄片耳，手中擎着一口金背鬼头刀。童林看罢，就听对面二人冷笑一声说道：“何方的小辈，你的胆量不小，竟敢前来夜探蓬莱岛，难道说项生三头，肩长六臂，也不是二位太爷说句大话，就叫你插翅也难以逃走，依我说倒不如撒手扔军刀，把你捆绑交到了天王殿，任凭王爷发落。”童林听到这里，不由得一阵冷笑，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小辈：“何等之人敢阻挡我的去路，报尔的姓名。”这两个人闻听一阵冷笑：“看你这样乡间的笨汉，来在岛内还要逞强，既然不听我的良言相劝，听我道来，我姓裴单字名文，外号人称阴阳判官，这是我的兄弟裴武，外号人称花面判官。”童林听到这里，微然一笑：“我听你口出狂言，打量是怎样惊天动地的英雄，原来是两个无名的小辈，话说至此，亮军刃过来动手，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走上两个招面，我就不算英雄。”这句话将然说完，就听裴文裴武厉声说：“胆大小辈竟敢在我的面前胡言乱语，我看你有多大的能为。”说着话摆刀接头就剁，童林一看刀到，身子一闪宝剑一横，只听呛啷一声响亮，裴文的刀折为两断，童林跟着双手捧剑作了个白蛇吐信，光芒芒直奔裴文的胸前，耳轮中就听哼的一声，剑点中心当时亡命，呛啷啷撒手扔刀，将然一歪身，就听裴武已然矮身斜刺，够奔正西走下去了，童林看着焉能肯舍，恐怕他前去报信，要是知会了军师大帅，那一个都是武术高强，他等一得信我要想走万难，倒不如赶上前去，手起剑落将他结果性命，往前追了足有两三丈远，堪堪赶上，童林看着喜悦，往前

一蹿，一剑将他结果性命，岂不爽快。将然想到这里，猛然间观前面斜着西北有一条小道，道前有一片树林，就见花面判官裴武，一矮身扎入了树林。童林心说，江湖的规矩，遇水而入遇林而逃，小子既然奔到树林之中，我就应当饶他性命，可有一样儿，真要我舍他不追，他必然贻害於我，受他的暗算，我要进树林追赶，他在暗处我在明处，他给我来个明枪容易躲，暗剑最难防，又一想事已到此，那也算是无法，手中擎剑二目瞪圆一矮身，将然来到树林里面。小子可称得起是滑贼，童林将然到里面，他就转身跳将出来，童林一看赶情不是小子一个人了，他又引出四个人来，这四个人鱼贯而行。童林把心一横，垫步拧腰一纵，管他那里有消息没消息呢，纵到了花面判官的面前，手中横剑，人到剑到就听噗的声，花面判官连句话也没说立时亡命，死尸跌倒。说时迟那时快，童林跟着往前打了个箭步，把这四个黑影一剑一个，童林低头观看，这四个黑影原来都是假的，看了看不错，下面背有弦槽轨道，童林不由得害怕，暗想这个山里面真正是奇巧百出，那里来的这许多假人，这么看起来尽着一夜的工夫，也探不出来什么来，只不过是多看几个假人而已。将然想到这里，猛然间就听有人行走脚下带着风声，童林留神一看前面又是一条黑影，童林不舍还是紧紧追赶，未曾追赶先看了看下面有轨道没有，要是轨道当然是假的，没有轨道便是活人，看了看下面没有轨道，分明是真人的。这个人的脚程还真快，脚程既如此快当然武术也不软，拿他跟裴文裴武一比可就天地悬隔，童林想到这里脚下用力，紧紧追随，此时天可不早了，已然是三鼓过，追来追去离有黑影相隔约在两丈远近，童林定住眼神，虽然面目看不见，穿章打扮看得

很清，但只见这个人是长条儿的身子，高下足有六尺多，身上穿的衣裳是白绵绸，脚底下青洒鞋白袜子打着花布裹腿，灰色绢帕罩头，鬓边打着麻花蝴蝶扣。童林看着这人的穿着，就知道他的武学不弱。皆因是黑夜之间，身上夜行衣靠，颜色暗淡其色以黑为主，所为的是蔽人眼目，这个小子既穿白，足见他性情狂傲，我到要看看他的武术如何。想罢脚尖用力，这么看起来还是童林的武学高，两次用力，离着他也就是一丈往来。童林看着心中欢喜，不由得哼了一声，那个人闻听转身观看后面追赶之人，长眉细目单眼皮，高鼻梁四字口，用手一指说道：“小辈你的胆子不小，单身独自你竟敢前来夜探蓬莱岛，难道说你就不要命吗？”童林说道：“小子，你既口出狂言大话，报通你的名姓。”那人说道：“老太爷不说大概你不认得，俺姓童名威，外号称矮脚兔子。”童林一听心中有气，哼一声：“可惜这个童字叫你姓，什么外号不可叫，单叫个兔子，不问可知兔子就是腿快，今天你遇见我这也算是活该，我的外号叫铁爪神鹰，兔见鹰必死。”这句话还未曾说完，童威撰手中小刀，叫了一声小子：“你的嘴太损了，分明是以言语相欺，我看你往那里走。”把刀一摆，够奔童林的脖项。童林一看刀到了，并不慌忙，手中提着剑左手掐着剑诀，二目瞪圆，刀临切近身形往左一闪，右腿往前一撤，倒退了一步，用手中宝剑压往他的刀背，手口用力往里一推，如同削瓜砍菜一般，就听扑的一声，死尸裁成两段。童林赶紧垫步拧腰往后一纵，剑交左手，留神观看，看着也是一乐，暗想道方才在我的面前扬眉吐气，狂言大话，而今已然亡命，看起来人生世上，也没有多大的意味。这才应了那两句俗语，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童林正然叹息，就听前面

哧哧又是有人行走的声音，留神一看也倒好笑，又是四条黑影鱼贯而行，这四条黑影比先前那四个可就大不相同了，这四个行走如飞，稍微一走神走出去约有十数丈，童林心中明白，既然这四个人鱼贯而行，当然不是真的，如果说是活人，要是这么快的脚程，必是剑客侠客之流，既是假的引诱於我，当然也有人看见我拨动机关，叫假人相诱，倒不如我赶上前去，凭我手中宝剑，将他完全砍倒，免得叫他跟我作祟。想到这里一矮身往前追赶，童林越着急前面的四个黑影走得越快，童林心中纳闷，猛然间想起，现放着师傅我何不看看呢，低头看了看下面有轨道有弦槽，这才放心。四条黑影一定是假的，无论他多么快，不过是机关之力，自己哈着腰往前紧追，童林只顾这么一展雄威，这个天可就不早了，已然天交四更。童林心急，倘若天光一亮，人家人多就凭我自己，当然是寡众不敌，又不知我二位兄长现在那里，褚凤巢究竟他也不是等候不等候？童林想到这里内心着急，二次用力往前追赶，幸而一样离着四条黑影，相隔不足一丈，童林赶上前去手起剑落耳轮中就听嚓嚓嚓，把四个假人儿全都砍倒在地上，虽然人是假的，童林剑交左手一背，余气未息，然后这才往各处张望，猛然抬头观看，心中喜悦，就见迎着面有座大山门，朱红漆古铜钉，两旁边有两个角门子，按方向说这个庙可是座北，正当中山门上面悬着一块匾写的鱼骨寺。

童林看见鱼骨寺暗说不好，我虽没到过剑山蓬莱岛可听人谈过，岛的里面有两座大庙，左边为鱼骨寺，右边的为人骨寺，里面的住持是师徒爷儿两个，一位叫了因别号通法禅师，他有个弟子名叫慈云，外号人称石头僧。了因和尚他的亲兄弟一共是三位，了因排行第二，他的大师哥可就是一目

了然僧，他还有一个师弟名叫了义，弟兄们三个皆都是剑客的身分，但是为什么不知顺逆，反在岛内辅佐奸王，据我看实在与理不合。又一想莫非是了因方丈，隐身在蓬莱岛等候机会，倒反蓬莱也未可知。我要不来到这里没的说，既然今天到此，我倒要探听探听这个了因和尚是何如人也。自己把主意拿妥，东张西望各处观看，看了看四外没有动静，往前紧走，一晃身脚登山门的门楼，探身形往里面观看。里面清素素静落落，此时天已过三更，迎着面头层黑暗暗，两旁边配殿也无灯光，童林这才蹚房越脊滚脊爬坡。够奔二层殿。到了二层殿一看，还是那样，只可往里走奔三层殿，到了三层殿也无灯光。童林正然怔神之际，猛然间看见后面还有一层，大概是后阁佛楼，高耸耸射出了灯光，童林暗想不问可知，这一定了因和尚他住在后面佛楼。你说也奇怪，人家方丈都有一所禅堂，怎么这个了因他住在后阁佛楼呢，真叫我莫明其妙。自己想到这里，并不迟疑，晃身够奔后面，工夫不大，来到佛楼下，看了看迎着面的楼梯，一拉遛九间房，灯光倒不是各处都有，就在东面这三间灯光四射，照得光华如昼。迎着面是堂屋，外面挂着虾米须的斑竹帘，两旁边朱红漆的明柱，上面粘贴着黄纸的封联写的是，修心养性心养性，下聊配，参理参禅理参禅，横批也有四个大字写的是，万法皈依。隔着虾须的斑竹帘，往里面看的很明白，皆因正当中悬着一个海灯，灯火虽然不大，也还看得见，惟独后面有神龛没有，供的什么神圣，看不清楚，童林一想，我只是在下面观看，也是无济於事，再说了因和尚的言谈动作，也听不见，俗语有句话，要知心腹事，须听背后言，我何不冒险上佛楼。把主意拿定，往各处看了看没有什么动作，他这才走到楼梯前，不

敢骤然就上，将宝剑还软鞘，围在腰间，双手摸了摸楼梯的扶手，倒是真的，并没有什么机关，遂垫步拧腰往上一纵，脚登扶手，施展夜行术的功夫，轻似狸猫恰似猿猴，声息皆无，来至在后面佛楼的外廊子，晃身形将脚步站稳。不够奔堂屋，顺着外廊往东行走，来到东边暗间的窗台下，童林一看喜悦，下面半截大玻璃，上面是纱窗，童林看罢，将身隐住隔着玻璃往里观看，各处全都看的见。想罢身形隐在窗台下，向里窥探，但只见屋里房顶上悬挂一个海灯，向外伸着四个仙鹤颈，灯光突突乱晃，照得光华满室，靠着后山墙是搁几案，头里八仙桌，两旁相衬着椅子，搁儿案上陈列许多书藉，每一套上都写着书签。在窗下摆投着一张圆桌，四周放着兀凳，在东山墙有一床，床下面痰盂，两边一边一个脚搭，在脚搭上放着一双黄缎子的云履，净说鞋底都有三寸多厚，云床上面躺着一个人，面朝东头朝北脚朝南，身上穿着黄色的道服，腰里系着蓝色丝绦，头上杨木道冠，真金簪子别顶。童林虽然看不见他的面貌，看这个装饰，有几分眼熟，又长了身猛然想起，我打量老道是何人，原来是我的对头冤家，您说是那一位，正是剑山蓬莱岛的军师，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童林看着暗恨，要不是这个妖道辅佐英王富昌，收罗天下英雄，扯旗造反，焉能有今日，偏偏我今天在此，就把他遇着，这也是天假其便，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活该我童林成名露脸。想到这里站起身形，那个意思要够奔屋中伸手拿获燕云风，又一想不可，这个老道诡计多端，再说倘若人是假的，里面设摆机关，我到里面岂不受到了他人的暗算。童林忍住性儿，留神观察，倒要看看老道是真是假，如果是假的我当然不受他的引诱。童林看了半天，这才看明白，老道是真的不是假的。

皆因在云床头里放着一个红木的茶几，上面有铜茶托。茶托上放着一杯茶，这杯茶还是热气腾腾，当然是刚斟的茶还未曾饮，因为身体困倦一时睡去，我要不趁此时下手，还等待何时。倘若被他知晓，谈到了武学，我一个焉能是他的敌手，这么看起来真乃天助我成功。想罢放开英雄胆，轻轻行走，作出来矮足蛇形势，身轻似叶，声息皆无，慢慢凑到帘拢外往里观看。借着上面那盏半明不暗的灯，看了看屋中并没别人，后面供的是神龛，龛上挂着黄云缎子佛帘，前面神龛侧设摆香烛蜡阡五供各种祭品。童林壮着胆子，轻轻把帘板掀起来往身后一放，手捏门坎探头往里观看，看了看里面连一个从人皆无，童林一晃腰把身形转到里面，双手托住帘板轻轻一放，看着可不算什么，这里头有一手功夫，名目叫作蛇行，出在形意门中。童林练的虽然是太极，这三门功夫有联络的性质，太极形意八卦，康熙年间形意有二十四趟，传到而今慢说二十四趟，就是十二趟都不易得全。童林到了里面，长起身来慢慢往里走，他这个后阁佛楼一共是九间，三间一断，两边四扇当中门口挂着一个茶青色的软帘，青绸子走水，青绸子飘带。童林站在隔扇外，隔扇当中有一块方玻璃，隔玻璃往里观看，里面还是那个样儿，并无动作。童林心中暗想，若论武学，慢说是我，就是比我再高三倍，也赢不了他，倘若外面再来了人，把我堵到屋中那可怎样好。想了想无法，那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把心一横轻轻牵软帘，未曾迈步先把头探进去，看了看还是别无动作，这才迈步往里走，猛鸡夺粟，这就叫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倘若迟缓被他知晓，就有许多不便。把主意拿定，身形往前一蹿，急如狂风骤雨往前一扑，脚尚未沾地就听得咯噔一声，原来离